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册府元龜卷六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求賢第二

唐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詔内外職事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

七月制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責狀封進

景雲元年十二月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佇思英無忘終食思欲蕭艾咸採葑菲不遺而商山幽曠渭濵寂寞夫以肯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務之術令四方選舉羣才輻輳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明三經通大義者能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習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聽於受領善敷奏吐納

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將帥及

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曰將帥之任軍國斯重禦侮

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

筮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

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舉

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敭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

予懷

二年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賁帛無輟翹車而駿骨空珍眞龍罕覯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人匪易知取不求備瑰琦失於俗譽韜晦嘆於後時宜其博詢州里明敭幽側使管庫無遺邁軸或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文學者指陳藝業務求實用以副予懷

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

三年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沉淪草澤不能自達者具以名聞

五年二月詔有嘉遁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聞

七年五月勅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抱器者不能自達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探賾仍加考試如有可採具狀奏聞

九年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為九合之君斯繇管仲況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統邊須將頃林胡蹔擾桺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失律過在無謀曹劌不言寧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豈彰處囊之竒長想古人是思擢士其有雖霑簪紱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沉名於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

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孫呉可以運籌决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坐鎮行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為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令州縣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

四月勑曰戶口安存在於撫育移風易俗莫先令長知人不易此選良難專委吏曹或未精審宜令在京五品

以上清官及諸州刺史及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竝限勑到十日內京官封狀進外官附狀奏所舉人得官以來一任之中能有善政及不稱所舉其舉主應須褒貶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棲遲竝委府縣搜揚

十一月南郊禮畢赦制其有抱罷懷才不求聞達長官具以名薦

十四年六月勅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陽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隂禮教親則遠無怨豈非習無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所以厚儒林闢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朴大行華胥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歳積謂儒士為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為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覩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蓋寡豈弘奬之義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隐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遵

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加明罰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諏列嶽遂因封祀發詔搜揚昨所臨御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聞胥梁之人遞相招致丘園之俊罕見褒陞豈朕勞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以名薦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舉
二十年十月駕發東都北巡狩會公卿及長吏巡幸所
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鑒寢頃
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
知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上清官
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
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春於東郊畢制曰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畢退跡尚慮遺才其內外八品已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道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為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搜擇具以奏薦

二十七年正月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許乘傳赴京

二月詔曰草澤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為衆所知不

求聞達者所繇長官以禮徵送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旣旌於巖穴亦責於丘園片善必收冀無遺逸然士人藏器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其早官所舉人聽於所繇長官

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用之後如後有虧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為衆所知者其所舉人與其同賞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國之急務莫若求賢頃者雖屢搜揚士庶尚慮遺逸吏宜精訪以副虛懷其前資及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有軍謀越衆或武藝絶倫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若乃弘我風化實惟方岳必佇其人以膺共理其京文武官五品以

上清資官并郎官據資歷人才堪爲刺史者各任封狀
自舉
三載十二月祀九宫禮畢制曰朕惟熙庶績博訪逸人
豈惟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間亦欲褒崇高尚將敦於
風俗虛佇之懷蓋在於此其高道不仕遁跡丘園爲遠
近所知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以禮徵送
六載正月丁亥南郊禮畢制選賢推能常慮不廣三府
之辟則惟採於大明四科之薦蓋不通於小學今承平

日久士進多端必欲遠貢弓旌載空巖穴片善必錄末技無遺天下諸色人通一藝以上各任薦舉仍委所在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流輩遠近所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書及左右丞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對試務取名實相副者一時奏聞

十載正月詔朕每搜羅賢俊旌貢丘園猶慮遁跡藏名安卑守位朕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審加訪擇具名錄奏

十三載二月詔自臨御已來四十餘年棫樸延想寤寐
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絶猶慮升平已久學業增多至
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清白著聞詞
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絶倫者任於所在自舉仍委郡
縣長官精加銓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靈武詔有直言極諫才能
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絶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委所在
長官聞奏其詣闕自陳者聽之

二年十二月詔郡縣官有灼然清白理行尤異百姓忠孝力田不求聞達者委採訪使奏聞其有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理法軍謀制勝武藝絶倫竝任於所在陳白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

乾元元年四月郊祀禮畢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詔曰草澤及卑位之間有不求聞達未經推薦者一藝以上恐遺俊乂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條目奏聞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爲皇太子詔大赦天下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儒周愼堪任東宫官者務取實才不得虚薦又曰爲政之要求賢是急比令中外舉薦多非實才所以詢事考言登科益寡猶慮巖穴之内尚有沉淪宜令所在州縣更加捜擇其懷才抱罷隠遁丘園竝以禮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聞凡與前詔科目相當一切委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數任各薦聞如自舉者亦聽於所在投狀有堪

任用不限常資

三年閏四月御明鳳門詔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並限制到一月内奏畢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王者稽古設教擇賢以禮廣徵嚴穴用副薪槱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從員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並限制到一月内奏畢

二年九月詔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元年建卯月赦書諸色流人及左降官其中有行業夙著情狀可矜久踐朝班曾經任用者委在朝五品以上

清望官及郎中御史於流貶人中素相諳悉為衆所推者各以名薦須當才實文武不墜道弘於人務在搜揚俾其展效其諸色人中有詞學高深兼通政理軍謀制勝明習韜鈐者委所在刺史揀擇奏聞舉薦京官四品以上正員文武官任各舉一人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詔曰知人則哲堯舜猶難類能而舉古今常式自頃中原多故汔未小康州縣屢空守宰多闕攝官承乏者頗無舉職之能懷才抱器者或有後

時之嘆朕所以宵夜不寐側席未皇思弘政理之規冀
及大中之道而庶尹卿士列於朝廷豈無叶賛之心以
助旁求之義其内外文武官中如有堪任刺史縣令及
出身前資人中有堪任判司丞尉者宜令京堂參官各
慎擇所知具狀奏聞諸州刺史縣令旣籍寮屬亦宜准
此古者得人受賞賞不踰時增秩賜金有國通典其或
任非稱職舉不當才頗多附下之心非無不適之罰其
所舉人授官後如政能尤異清白著聞三兩考後仰本

道觀察使具狀奏聞其舉主及所舉官人竝量加進改如懦弱暴政處置乖宜竝冒犯贓私等議罪論刑當亦連坐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廣德元年七月詔曰河南河北有懷才抱器安真守節素在丘園不仕為衆所知委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本州各以名薦

十二月詔曰理道同歸求賢是急非人不乂辟士是勤

招以弓車設其壇席且憂邁軸如待神明朕臨御多方誕敷至化慮遺巖穴載佇雲津知白衍之非寶降玄纁於下體一自鳴鑾闕外駐驛陜郭每念明敭深勞寤寐聽正言以除國病思碩德以定人訛而猶高士鴻冥幽人豹隱將朕之不德而禮或有遺望干旌之忠告仰少微以嘆息耿然惕勵周覽河山藿食薇歌往而不返永懷賢者朕甚悉焉今將意達巢居誠通卜兆一麾必起四皓爰來敦其素風成我王道宜令行在側近府州長

官搜舉遺逸其有懷才抱器高道不仕精加訪擇必以名薦仍須以禮資遣送赴行在貢於丘園待以郎署務令申勸悉朕意焉

二年正月丙午詔常參官各舉所知堪任憲官諫官儒官刺史縣令者

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孝悌力田懷才抱器遺逸未經薦達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量能敘用

大歷元年十一月制曰周徵俊造漢辟賢良垂之典謩

永代作則天下有安貧樂道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朕當親自策試量才叙用

五年六月詔曰內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以下并草澤中有碩德專門茂才異等知謀經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觸搜揚未盡遺逸林閭者即宜詣闕自舉親當策試量能擢用

八年正月詔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舉一人堪任刺史縣令者

十二年七月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各舉堪任刺史者以聞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即位六月詔天下有才藝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詔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長官各舉可任刺史京令者

一人中書門下量才進擬後有犯者舉人同罪

興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行在大赦改元天下有隱居行義晦跡丘園者委長吏具名奏聞

貞元元年九月丁巳詔曰朕祗膺祖宗之業猥臨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致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内忠良竭誠規諫洎經術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兹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

間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帛執誼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叙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嗟乎强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公孫弘發策猶云十不得一失之正鵠必反諸身凡為多士宜各勉

四年正月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

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常參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之

十一年九月制曰天下有才德高遠為衆所知及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州縣長吏具名跡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參官及州府長吏各舉所知奏聞朕當親自策試

十二年三月諸州准制薦隱丘園不求聞達蔡武等九

人竝授試官令給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即位制曰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以名聞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識如無人論薦者即任自詣闕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十四年七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册尊號禮畢大赦天下
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
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內外
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穆宗元和十五年即位十一月制曰如有隱於山谷退
在丘園行義素髙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
具名薦聞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禋禮畢大赦制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内官吏有奉職清勤及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丘園並具薦聞

敬宗長慶四年即位三月壬子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人師詳嫻吏理達於

教化軍謀宏逺材任邉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諌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嫻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逺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竝限來年正月到上都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其有藏器待時隐身巖穴竒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名聞

僖宗光啟元年正月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本思拯濟之圖治少亂多古猶今也蓋搜揚之未至非爵賞之不行況自鄉里沽名物情買怨朝市有爭先之黨山林多獨往之人彼豈自窮而莫返其有文苞經緯道貫儒玄負遁自朕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命以待非常之流今委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聳羣芳且機貴研深用惟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待時屬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材優將畧業洞兵鈐辨勝負於風雲計長短於

主客妙得神傳之決耻成兒戲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變或銷聲於屠釣或屈志於風塵勿媿自媒當期致用至乃旁規國病動適時宜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强之術排於浮議鬱彼良圖又有志擅縱横久潛緇褐材雖超異見辱儕流苟全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研歴象校步星辰言必效於機先術豈疑於億中是資奇罷孰曰異端亦在勸來佇加殊賞噫功名可慕少壯幾何在君親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

落猶狥晏安竝委使臣牓示訪求長吏津置發遣同心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使能必期升擢朕雖鍾艱否亦謂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豈乏賢達我數求咨爾將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間儒學優游軍謀宏遠容陳時務願應制科者已從別勑處分跅弛遺才沉淪末位不礙文武竝須升聞布告天下咸使知悉

昭宗車駕至雒陽改天復四年為天祐元年赦書儻有

懐才抱器隠遁山林武藝絶倫湮沉卑賤者仰在處長
吏捜訪奏薦如得材實當待以不次之位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山谷隠淪之士鄉閭
造秀之人仰所在長吏薦聞州府即當旌舉
二十年四月即位制曰或所在有藝行頗高為鄉閭所
推者竝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
同光元年十月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
賛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隠朝市遁迹林泉竝

委逐處長吏遍加搜揚津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僞庭僭逆已來凡有寃抑沉滯之人竝宜特與申雪仍加遷陟

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事主之道以立節為先致理之方以賞善為本應懐才抱器不事僞朝衆所聞知顯有節行仰所在長官將所著事狀具姓名聞奏當加甄奬兼授官秩

明宗長興二年七月勅朝臣相次敷陳請搜沉滯簪纓

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特勅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知宜令諸道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聞必宜量才任使

四年八月戊申上尊號畢下制曰山林草澤之中雖頻命搜羅而尚慮沉滯委所在長吏切加採訪的有才器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

晉高祖初即位赦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鷺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萊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搜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勑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於旁求宜徧行於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達朝旨具以名聞又明宗朝親屬之内宿舊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才器可裨於公政宜委中書門下量才叙錄士流之内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

任使勿拘門地資歷應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者將表乞言之敬難從歸老之心委中書門下商量奏聞當議升擢

三年八月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奏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公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隐淪昭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舉子皮魯所以識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

罷臣欲請降勑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内共集議商擢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其能改為某官某職便請
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為當才即請量加奬賞或有乖共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繇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懷濡翼之譏將贖貪叨聊陳狂狷勑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竇貞固名參國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

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無媿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僚於縉紳之内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䂓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盡達於予懷用舍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六年八月壬寅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之行古有明文賛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序山林草澤内文才武藝為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子制山林逸士草澤遺賢將裨教化之風且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遁丘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詔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之才嘗備觀其梗槩方圓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取實於衆多庶無遺於俊造應文武常參官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日表舉一人自代徵聘丘園免遺才彥恢張名教俾學人倫應有藴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該

博武略縱橫而退遁於家髙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當
俟徵用
隱帝乾元三年兵部侍郎盧賈上言臣讀唐史見薛登
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鄉曲
之譽崇禮讓以厲已取名節以標言以敦朴為先最以
雕文為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進者
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覩
玆舊事望於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修無行

者不宜推擇從之
周太祖即位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加
搜訪免致遺賢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祀圜丘禮畢赦制應山林隱逸草
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
世宗是月丙申即位三月赦制應有懷才抱器出衆超
羣或養素於衡門或屈迹於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
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

武幹畧灼然可稱者所在具以名聞

二年正月辛卯詔曰令錄之官政理之本親民總務在幹與廉雖銓衡舊規每常慎擇而縉紳多士難以具知爰開舉善之門以廣用才之道應在朝文武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内有曾歷藩郡賔職州縣官者宜令各舉堪為令錄者一人務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以曾任令錄亦許稱舉並當擢任不拘選限資叙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只須舉狀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舉主姓

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理或職務廢闕或處斷乖違竝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仍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具奏聞限兩月内舉狀齊足如出使在外者候回日准此指揮務在稱揚循吏激勸官途庶符用乂之方共布惟和之政

四年正月詔曰應有文學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縣官等臨事强明在任有所振舉為衆稱舉者宜令所在長吏具名奏聞在朝文武臣寮於知識人中有如此者

亦可公舉竝當擢用待之厚祿

六月勅應在朝文武官各令稱舉一人堪充令錄及兩使防禦團練軍事判官者自前或有公過微有所犯者亦許稱舉餘准此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處分

八月辛未詔曰文武之道迭用軍旅之事非輕朝廷方整車徒欲清區宇咸資戎事甚渴雄才勇鷙之人每延頸而在念熖臨之內非博訪以難知應在朝上將軍統軍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等宜令各舉有武勇膽力

騎射趫捷堪為軍職者三兩人仍具年籍及歷職去處奏聞如已在禁軍者不在稱舉俟舉到日並當此職騎射看驗人材雖是姻親亦許公舉但於狀内具言如任用之後不副所舉即量事輕重連坐舉主
五年正月乙巳詔在朝文武官宜令各在舉堪任幕職令錄者一人

册府元龜卷六十八

册府元龜卷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審官

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治亂在庶官是知求賢審官有國所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王者奉若大猷並建百職莫不登進俊傑愼簡才德量能授事使人以寵是以不能者止而能者競勸官修其方吏善

於職庶政允穆而治道康矣斯則稽古用乂為邦之大要也原夫設官分職所以建民極而亮天工授方任能所以熙王度而經事典大雅之作實美於能官三代之隆皆繇於得士故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斯不可以不慎者也

虞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明惠順疇類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嶽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

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名棄姓姬氏契臣名姓子氏暨及也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所推之賢汝往哉者不許其讓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播布也衆人之厄在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

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俾為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華夏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歴述之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二臣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益拜

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也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教以詩歌中和祇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洪而能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

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律之音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相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至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可知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工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

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進其明者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漢高祖時趙堯為符璽御史時高祖為趙王如意置貴彊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乃以為左馮翊

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帝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

卒

成帝時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姦利者（榷專也辜榷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帝以為任公卿（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後至宰相

後漢光武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羣臣所推唯吳漢及景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

大司馬相兼也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吴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

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

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辛亥詔曰朕思延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

言語筆札令外官多曠竝可以補任

和帝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讁見於天讁譴責也禮曰陽事不得讁見於天日為之食深唯庶事五教在寛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武帝元和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郎官寛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反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長縣長相侯相也十三州志云縣為侯邑則令長為相秩隨令長本秩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漢官儀三署謂五官

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侍郎郎中議郎四等無員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繇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魏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會司徒缺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

唐彬為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

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華恒為太常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以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秋八月帝臨昭陽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揀擇量能叙用

太武神𪟝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

孝文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

穆亮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於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選舉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為兾州中正長孫高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

敘舉亮為司州大中正

廣陵王羽為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嘗顧謂羽曰考課之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帝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嘗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又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為何品

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徃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
訟察詞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視事利鈍或以
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髪之差以為
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帝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
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
大事須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
為上等今欲聽採風謡虛實難悉苟欲不採事無所據
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未必是善所以然者或

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人以為好然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廻三復良繇於此局事須氷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皆甘心若賞不能盡無以勸厲如臣愚見頗不行賞帝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陟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擇之於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舉羣

臣善量所以

太和十九年十月壬戌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

宣武延昌中臨朝堂親自黜陟授明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甚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復以清濁為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帝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

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自相親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呉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軀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帝笑曰卿欲為朕拓定江東揃平蕭梁揃平拓定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寔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禀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

須運籌而不復假勇平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勇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孝明神龜中辛雄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務精才實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己未於顯揚殿簡試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剩員非才者他轉之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帝勅羊深與常侍盧道處元晏

元法等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韋翠微宫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帝遽改授緯雒州刺史

高宗龍朔二年五月丙申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

伯候善業為守詳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為西臺侍郎撿校左相許圉師為左相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之為左侍郎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竝帝自注定既而謂李勣等曰朕所授未知允當與否選賢任能雖帝王之所務然臣下宜各進乃誠舉不失選疇咨僉議必盡是心上下情通何憂不理但為永徽以來頗聞朋黨懲艾此事實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則自注定自覺專固以為媿

也勣等引咎拜謝及許圉師等入謝帝謂曰搆大厦者必藉羣材理天下者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遽相朋附或忘公狥私庶政未康或緜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無令後人嗤失鑒也

中宗景龍元年十一月制曰共理天下者在良二千石宜令中書門下於内外揀擇必取材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導俗具以名聞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丙子制曰建官惟賢典誥垂訓任人以能先王令圖蓋欲庶政和平萬邦祗乂朕以寡昧克纘休業求衣側席無忘寤寐頃屬奸回擅權撓亂綱紀互相引進遞爲比周點汙清朝實緣於此遂使玉石無辨涇渭莫分其制勑授官宜令所司勘責不因别功遂越賞授先有負犯因冒得官竝量事處分彰善癉惡異等區分梟鸞不接羽蕕蘭不同類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二年十月勅曰寅亮天工弼諧庶績宰臣之任也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之職也政之理亂實繫此焉朕丕膺鴻緒三年於兹日旰而食夜分而寢萬乘非樂四海為憂思欲小康蒸人允答羣望懲勸之詔歲月相仍然耳不聞彈劾之聲目未覩剛正之舉豈内外寮吏咸未循公邪將有司迴避隱惡不聞邪每念於此惄焉如疢言而不行責在薄德知而不奏誰之過歟御史等不樹朝綱合從屏黜但緣未親處分志在含忍宜許自新以

圖遠効內外文武官有老弱疾患貪暴侵漁不舉職事材職不相當者三日內各錄狀進外州刺史上佐多不簡擇內外之職出入須均京官中有材幹堪理人者量與外官外官有清慎者與京官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壬申制曰朕聞天為大者孰先於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緬鑒前烈深為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在乎三載既以百姓

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
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怨苦之聲作毎兾精於所
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頹靡苟且尚多何吏之殊尤寂寞
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
蓄閭閻薦饑加以黜陟頗多冗官增獘至於處置皆憑
次舉當於京官内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
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頻有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
常均永為常式課最超等必議陞選循黙守常必加黜

免昭昭賞罰可不慎歟昔子産相鄭以致和平曹參相
齊貴於清静清静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
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
壠畝蠶者勤績紡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
斯復庶幾在位知朕此心
三年六月戊午勅曰刺史宜兼於京官中簡擇歷任有
善政者補置於司農太府少府等司既掌財物已知次
第復稱執事不在取限

八年勅曰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臣百揆時叙必在得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郎官出宰抑於前事方伯登台閣之徃躅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愿緣沙汰之色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懐耻亦朝廷勲舊蹔鎮外臺郤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人衆以為榮為官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内精擇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已下除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賢良靡遺庶績其凝

九功惟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

十二年以黄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為吏部侍郎王易從等為諸州刺史因勑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巳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曽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曽任縣令者

二十四年帝以諸州别駕長史司馬佐刺史之理命有司考其勤勞及有政者遂以衛州長史盧見象等二十二人遞遷其職制曰善為理者固道在至公能官人者

俾才無滯用今之羣吏列於郡國績有可考政或可觀既久於所職當敘之以位衢州長史盧見象等頃在條察克著聲猷計年有成以時議進期乎知勸且曰無遺彼欲速者自衒而至廉恥之道喪干進之責深悠悠斯人朕無所取凡百在位宜悉乃懷

天寶十載詔曰共理親人在於郡守縣令今二千石朝廷精擇咸得其人縣令委之選司慮未盡善孰若連職同官見其蹤跡宜令天下太守各舉堪任縣令一人善

惡賞罰必及所舉所司仍明作條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簡擇郎官有堪任太守縣令者委京清資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薦聞

二年正月大赦詔刺史上佐錄事參軍縣令委中書門下速於諸色人中精加訪擇補擬判司丞已下宜令所繇銓揀

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朕聞効官者必量力而授任致理者亦擇才而簡能況風化之源本資於長吏升降之義

用明於朝典古之建萬國親諸侯葢以撫綏黎民宣布王化則令之令長古稱子男矜孤恤寡均徭省賦皆是職也朕以薄德恭膺寶位屬殘孽猶聚戎軍未戢雖憂國之計且務於濟時而恤人之心毎深於恵物將求厚俗必在審官至於剌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材術葢在朝廷先令中書門下精加擇訪務徳惟良如非理人之材竝即量宜改授且諸縣令員數應多如聞處理之間庶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見稱或主司所擬循資

而授儻乖任用空忝親人或有案牘之間曾未閑於令式征賦之際皆委任於胥徒繇是吏轉生奸遂為蠹政人不堪命因而失業興言及此良用憮然夫易柱以調弦聲之和也革弊而從理政之體也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知方嶽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權矣凡諸道節度皆職備防戎政在理兵豈遑廉問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廵察則乘驛韜往難於委知諒無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勞擾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

長官審加詳擇如有衰耄暗弱或貪財縱暴不閑時政為害於人竝具名録奏即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竝依舊奏定已後有不稱者所繇官長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職無或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無事實豈可徒勞令員外之官所在甚衆既不釐務空劾馳驅將適鄉閭復拘職守念其旅寓良可優矜應州縣見任員外官竝任其所適計秩滿後各與成資仍於本色内減一兩選與留其先緣罪累貶授者不在此限如員外官中材

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任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長吏數易則綱條不恤所以人懷苟進之心俗靡居常之業比者或開此弊實謂未便於時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更不得數有移改善政聞於上則當議擢遷如道失厥中亦自申懲誡黜陟之道固有彝章又比來刺史之任皆先奏州縣官屬苟為改作孰免頗情自今已後除帶刺史判官外一切

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稱職者任具狀奏聞請然後量所與替其刺史非兼節度但有防禦使者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擇亦不得别奏人並委中書門下者為常法庶使官無失位政有常經宣示天下宜知朕意

德宗嗣位以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李涵和易無搏擊之才除太子少傅以父諱少康改撿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

貞元二年正月詔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下清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頃者令內外新授官人三月內上表舉一人自代欲於中選才堪者任用比來所舉多有無實殊乖所謂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如有政能行義藝業勞効各分析言之

四年九月癸酉詔中書門下選常參官曾為牧守理行有聞者具名聞奏與諸薦守宰論政事知所任者具名

封進應被舉官等令御史臺及吏部撿挍勘資次勿令
踰越然後臨試處分仍永為常式
十五年正月以右諫議大夫知匭使田敦為兵部郎中
敦素承顧問帝將用為兵部侍郎又疑其年少故且授
郎中
憲宗時宰相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為學士帝阻之以
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
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擇刺史縣令

宜委門下中書省御史臺官有所請知即具薦聞如贓
汚賤人當坐舉
長慶元年以兵部尚書李絳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
蕭俛為兵部尚書制曰絳俛皆本朝先後之名相也而
吏司為劇俛固以疾辭兵務差閒絳處之餘裕各令總
理庶謂得宜
文宗太和五年五月丙辰以新授太子賓客王堪為均
王傅堪前為將作監修太廟違慢罰俸及授太子賓客

給事中李固言曰調護之重不宜坐馳慢以居之故再有此命

開成元年四月壬申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李石曰有何人候對石曰有令狐楚鄭肅等石奏曰陛下今日令諸有司官各以公事面奏未知決事之時對臣與羣伏候臣等退帝曰有司公事見亦無爽帝又曰吏部中事非還才安得摭實無濫且欲變更得否石曰縣令録事參軍改變即得諸官且循舊為便帝曰選曹豈辨賢愚但若

配官耳乃詔兵部侍郎知銓事崔鄲尚書右丞知銓事鄭肅問曰縣令錄事參軍如何比擬曰資序相當省問其為官之道堪即注擬帝曰依資合得才不堪者如何鄲曰與遠處慢惡官帝曰若以遠地為慢惡與不堪者即遠人何若也殊可哀憫尤須擇良吏處之帝曰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茍用非其才何繇得理宰臣對曰陛下求理意深百司述職至少今悉令有司官候對一一處分即何憂不理皆稱賀而退又召御史中丞李翊

兵部尚書判戸部王超禮部尚書高鍇鴻臚卿李逵司農卿李玘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六月丙寅宰臣奏事於紫宸殿鄭覃等奏南省闕丞郎請用秘書監張仲方帝曰中臺郎朝廷重選仲方為京兆尹華州刺史不聞其政苟授之如有政者何帝前以渾瑊勲閥之家疑其昧於政事將不與郡宰臣亟請之今又以仲方官業無聞不得在丞郎之選宰臣等稱賀

而退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且聞外郡甚有無政處卿亦知否李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耄頗甚隨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時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臣皆曰是鄭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未詳審不敢指說宰臣退召起居張次宗問刺史次宗曰王堪

實衰耄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兼謩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郡訪之兼謩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耄已及之鄧州疆土缺館驛多須才力任持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路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唐州趙蕃未聞有過隨州鄭襄臣素不識又問鄧州有何土產對曰所出止於鹿紬絹與數種藥列在貢籍至如南都賦穰橙鄧橘亦無其實益以兼謩嘗為鄧州刺史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不治當

時姚宋在否李珏曰此時姚亡宋罷珏又曰玄宗謂羣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為用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亦不可耳帝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嘆曰宋中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儒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者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

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帝又曰居晦作得此官朕嘗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絶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制文古者郎官出宰公卿理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興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至顯貴理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朕為政之始思厚時風軒墀近臣盖備顧問如其不知病苦何以應朕訪求自今

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
任有敗累者委宰臣不得進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共理者太守之
官親人者縣宰之任戈鋋稍弭政術為先刺史縣令有
勸課農桑招復戶口增加稅額撿勘不虛委本道觀察
使條件奏聞當加進陟如貪黷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便
停替務於葺養稱朕意焉況親人之官無先於令錄致
治之道必擇於才能苟選任不自於朝廷則恩澤全歸

於侯伯近日諸道奏請授官人數轉多闕員全占交驗體例須正條綱委中書門下舉舊例條理奏聞刺史總一州之政縣令專百里之權至於糾督之司並為親人之任偽朝取士多不擇才蓋自藩方奏論因及權勢囑託公行賄賂蔑顧典章到官惟務於誅求在任莫司於葺理或聚蓄吏希後任或掊斂以報前恩上下相蒙遠邇為害生靈困弊職此之繇自此牧守令錄之官委中書門下精加選擇至於三銓注擬亦在審詳吏能如貪

猥有聞不得更受令録及到官後委本道觀察使切加
銓轄仍勒本州判官專爲察訪如掩贓罪不具聞奏豈
爲獨罪本官兼亦累及長史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以右驍衛大將軍李從朗領楚
州防禦使從朗前朝宗子帝之姻屬也唐淑妃王氏累
爲請命懇求郡寄帝以前歷四州不聞其政故與其名
錫其俸而著於班不令蒞事
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丁亥以司封員外郎桑能爲鳳

翔少尹殿中侍御史竇元靖為京兆少尹司門員外郎宋曙為陸渾令工部員外郎易弼為賛善大夫右補闕高守瓊為登封令桑能維翰之庶弟也元靖貞固之庶兄也先是晉命將終漢宣初建三署清華之地雜冗爵無才行者處之歲滿序遷漸至華顯有職者恥與之為伍蓋當塗者不慎小官也至聖朝出此數人而擢英翹之士簪纓之間賢不肖始似有區別矣

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帝謂侍臣曰去歲濟州臨邑民來訴灾瀰尋命使臣遍與通撿所望供輸咸得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撿咸怨其訴灾者至有潛熱

其家產者朕自闢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季以來民多疢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猶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七月丙戌帝謂侍臣曰藩郡賓職下至令錄皆親吾民事任非輕也所宜歷試求人委之共理宰臣奏曰人有雖負文學不能幹事者有藝不及人能幹事者有貌鄙言訥通理道者有奇資辯言昧時務者求人之道自古為難帝曰豈朕不及前代明王何奇材名士未盡出邪

册府元龜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務農

禮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周禮地官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王符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其有穀

也故曰所寶惟穀又曰食為民天是知食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天下之本其惟農乎先王繇是申勞農之典立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勉或設官以案行重其力則俾之孝悌同科惜其功則不使小罪徵召此皆務農之深旨也故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則知王者務農之道其太平之本歟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天下號曰神農氏

帝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

帝舜命棄曰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時是也衆人之難在于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言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成王親與后世子出觀農事其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曾孫謂成王也饁饟饋也田畯司穡也喜讀為饎酒食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以酒食饋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又率主田之吏使民耕田而種百穀故作噫嘻之詩曰率是農夫播厥百穀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之絶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兹親率羣臣務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

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登成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歲田租之半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

瘽古勤字而有租税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以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税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纂赤組也紅讀曰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省所領切繇音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三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發民用其民用其資以雇取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又食貨志云時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

武帝元狩三年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又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富民沛郡蘄縣之鄉名也欲百姓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加農以趙過為搜粟都

尉過能為代田一畒三甽甽壠也音工免切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詔赦天下令各務農畒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

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名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

成帝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劭勸勉也音時召切）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鄉讀曰向矯正也）方東作時（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服田勵其膂力乃有秋收也）其勗之哉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一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

平帝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葢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也

後漢光武中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

明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年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

穀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魏明帝時司馬芝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種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書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

實百姓殷足自黄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富足之繇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鉏條桑耕熯種麥穫禾築場十月乃畢治廪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

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
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帝從之
晉宣帝初為魏國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謨以
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葢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
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
用豐贍
武帝時石苞為司徒苞言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
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因

下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繇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種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　王官吏練事業者

泰始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
利禁游食商販
元帝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
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
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
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
後魏孝文延興二年四月庚子詔工商雜役盡聽赴農
諸州郡課民以種菜果

三年二月癸丑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内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内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内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三月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

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勤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畆中男二十畆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四年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因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

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庚申朔詔曰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

十三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

十六年六月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

畆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耨失時可遣
明使撿察勤惰以聞
二十年五月丙子詔曰農唯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
所宜敦勵其令畿内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田
者具以名聞
七月丁亥詔京民始業農桑為本田稼多少課督與否
具以狀言
宣武正始元年九月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

及秋播麥春納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正月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桑百司分播躬自率道事非機要竝停至秋

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丙申北巡狩戊戌勅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

酬賜務從優舉

唐高祖武德五年四月戊辰謂羣臣曰比者兵革事煩不遑隴畒今諸方畧定軍國無虞太平之基在於家給人足令兹麥既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别留一二人守曹局餘皆宜休假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穫

六年六月乙未詔曰有隋喪亂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於兵甲田畒荒廢饑饉薦臻元元無辜墮於溝壑朕膺

圖馭極廓清四海安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力役然而邊鄙餘官向或未除頃年已來戎車屢出所以農功不致倉廪未登永念於兹無忘寤寐今既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通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廂之積指日可期時爲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其公私債負及追徵輸送所至處且勿施行尋常營造役使工匠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見在囚繫事未決斷旁引支證未須追廹司攝

常務竝宜且停內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播皆盡九月三十日其軍機急速及盜賊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知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太宗貞觀四年四月帝以夏麥大稔謂御史大夫蕭瑀曰前代帝王以麟鳳龜龍為嘉瑞朕以民安年豐為上瑞公謂若何在位者皆賀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辛卯勑戒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地利禁游食

玄宗開元四年九月壬寅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便恐飄零縁頓差科特日尚逺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撿察奏聞

十二年六月壬辰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者必以食為先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歷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

均壄以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閲大田之衆寡至如百姓逃散良有所繇當天册神功之時北狄西戎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葢非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網復損産業居且常懼歸又無依積此艱危遂成流轉或因人而止或傭力自資懷土之思空盈返本之圖莫遂朕處荷丕構子育萬姓立德非宜而兹弊未革納隍馭朽實切於心既深在予之責思弘自新之

令其先是逋逃並宜自首仍能服勤壟畝肆力耕耘所在閒田勸其開闢逐土任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若登時不出或因此更逃習俗或然非以為法且阻我誠信是紊我大綱爰及所繇須加嚴限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習固當因利制事不可違人立法宜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勸農使巡按人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僚及百姓商量處分乃至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

續狀奏聞務令安輯勿使勞繁當行賞罰之科各竭忠公之力所到之處宣示百姓達我勸人之心

十五年五月丁酉是日夏至賜宰臣及供奉官諸司長官各綟絲先是帝命宫中養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以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十六年十月勅曰諸州客户有情愿屬邉緣利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户州計會召取情愿者隨其所樂具數奏聞

十七年春正月丁酉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睠甿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并停百姓間有不穩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使審向商量奏聞

二十一年正月詔其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

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

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令人巡撿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為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勸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今月諸色當審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即揀擇量放營農至春末已來竝宜准此

天寶五載正月詔曰今土膏既動農事將興丁壯就功不可妨奪其不急之務一切並停

九載七月詔曰農為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之所資何急於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即賣充馬藁苟求規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静言斯弊實資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三京及天下諸郡並委所繇長官嚴加捉搦如非成熟不得輙刈犯者量決四十仍

牓示要路咸使聞知

十四載正月詔不急之務一切且停待至農閒任依常式

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人實惟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參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

人於當縣揀明閑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乾元元年建卯月御明鳳門大赦詔其建辰月應番彍騎宜三分量留一分其餘即放歸營農至建巳月任依常式諸州刺史縣令及司田參軍令設法勸課令其耕種不得失時貧不支濟户仍方圓處置量事借貸務令存立歲終巡案量其功效

代宗永泰元年正月朔大赦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竝停令百姓

專營農事其逃戶復業及浮客情愿編附者仰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務令安集大歷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磑八十餘所以妨奪農業也帝思政理之本務於農人以田農者生民之源苦於不足磑磑者興利之業主於竝兼遂發使行具其損益之繇僉以為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縣凡支渠磑一切罷之時昇平公主上之愛女出降駙馬都尉郭曖有磑兩輪并曖父子儀有磑兩輪竝在支渠内公主

聞之不時入謁乞留此磑帝目公主曰吾為蒼生爾識吾意可為衆先公主遂即日毁之由是諸磑不令而毁者非一百姓便之自去冬少雪是日雨雪豐霈咸以為聖感

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初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詔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種稑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百僚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繫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輸朕懷

憲宗元和七年四月詔曰農桑切務衣食所資始閒閭里之間蠶織猶寡所宜勸課以利於人諸道州府有田戶無桑處每檢一畝令種桑兩根勒縣令專勾當每至年終委所在長吏檢察量其功具殿最奏聞兼令兩稅使同訪察其桑仍切禁採伐犯者委長吏重加責科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勑以修築河陰院恐妨農務罷之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勅李絳所進則天聖后删定兆人本業書三卷宜令在所州縣寫本散配鄉閭

開成元年十二月壬子御紫宸殿謂宰臣曰深以宿麥為憂今日東風應即有雪鄭覃對曰正月得之亦未為晚

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勅勸課種桑比有勅命或能增數每年奏聞如聞都不遵行恣為剪伐列於市肆貨作柴薪自今州縣切宜禁斷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制應天下逃戸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雖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毁拆及願歸復多以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閒田從今後如有此色勒鄉村耆老與所由并鄰近等同田産人且為佃蒔與納稅錢如五年内不來復業者任便收租佃者為主逃戸不在理論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戸未歸五年内不得輙有毁除斫伐如有違犯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撿校之罪

二年正月制云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有國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内皆有閒田空長蒿萊無人墾闢與其虛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及當處軍糧憂念農耕是資牛力絶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都不遵守自今已後一切禁斷

二月刑部奏牛者稼穡之資邦家所重雖加條約多有違犯今後請委州府縣令并録事參軍嚴加捉搦如有

牛主自殺及盜竊殺者即請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勑
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嚴加止絶
五年正月勑畿甸及天下府州應屠牛宜起大中五年五
月一日後三年内切加禁斷如郊廟享祀合使者即以
諸畜代之中書奏曰屠牛之禁格令至重此立條流必
令禁斷臣等商量應天下諸州府如有牛死使於所在
經官陳狀勘驗無他故然後使令就市解剝貨賣不得
更將歸私家如有屠牛事發不唯本主抵法鄰里保社

竝須痛加懲責本縣官吏委刺史節級科罰仍委諸道
觀察使各逐所管州縣穩便更別立條制須極嚴峻務
令止絶其行勞處亦准此禁斷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駕出北門觀麥翊日謂侍臣
曰昨日出城詢諸父老苗稼滋潤牛驢皆肥喜形於色
朕亦樂之左右皆賀是月蔡州進新繭宣示庭臣
長興元年三月車駕出上陽門觀稼至晚歸宮
二年三月陜州准詔放獵户歸農

三年三月帝觀稼於郡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來者帝閔之賜耕牛三頭帝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雨霽暫巡縁野遥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羣羊俯而察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閒自勤於稼穡也是時帝哀貧民多無耕牛斲地以種延光以為勤於稼穡非主上憂民之意歟

九月壬午帝幸南莊翊日謂侍臣曰朕見西郊種麥已生民之辛苦深可憫念帝憂民之旨無日暫忘

十二月甲寅詔曰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近聞諸道監治所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纔當墾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傾賤旣艱難於置買遂抵犯於條章苟利錐刀擅興鑪治稍聞彰露須議誅夷緩之則瞻國不充急之則殘民轉甚加以巡檢節級騷擾鄉閭但益煩苛殊非通濟欲使上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畎畝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

物竝許百姓逐便自鑄諸道監治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揀巡撿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戶等一切竝廢鄉村百姓只於係省秋夏田畒上每畒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各隨秋夏稅二時送納去後歷晉漢周皆不改其制

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星亭農事方春田民徧野帝見其刱桑稼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辛酉太原石敬

塘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廵幸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
犁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穫也因詔河東河北
進農具以為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前隴州長史杜譖進策曰伏見
近年百姓頗遇災荒縱納得王租即不充口食此蓋播
種不廣頃畒無餘既税外無溢數之苗致民中有不及
之弊且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伏請曉示天下應有荒田一任百姓開種候及三年

外即撿炤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所貴家國富饒上下通濟者勑曰闢彼汙萊期於富庶方當開創正切施行往日雖曽指揮漸恐廢墮當重申於勸誘期共樂於豐穰宜令逐處長吏遍下管内應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開耕無主者一任百姓請射佃蒔三年内竝不在收稅之限

七年二月丙午勑鄧唐隨郢諸州管界多有曠土宜令逐處曉諭人户一任開墾佃蒔仍自開耕後與免五年

差徭兼仰指揮其荒閒田土本主如是無力耕佃即不得虛自占吝仍且與招攜到人戶分析以聞

少帝開運二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陶穀奏竊以稼穡為生民之天機杼乃豐財之本是以耕耤在御王者用三推之儀鞠衣載陳后妃有躬桑之禮則知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斯須忽於農桑也又司馬遷著書曰齊魯之閒千畝桑安邑千樹棗其人與千戶侯等伏見近年以來所在百姓皆伐桑為柴忘終歲之遠圖趨一日之小

利既所司不禁乃積習生常苟桑柘漸稀則繒帛須缺三數年内國用必虧雖設法課人種桑且無及也舊木已伐新木未成不知絲綿欲憑何出若以下民方困不可禁之儻斫伐一空所在如是歲或不稔衣食盡亡饑涷逼身須為羣盜圖難於易哲王令猷作事謀始有國常務乞留眷覽詢訪輔臣欲望特下明勅此後不得以桑棗為柴官場亦不許受納州縣城門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賣犯者請加重罪勅曰陶𣪍方思豐國切欲

勸農以貿易於柴薪多斫伐於桑棗請行禁絶宜舉科條仍付所司

漢隱帝於乾祐元年二月即位三月殿中少監胡崧上言請禁斫伐桑棗爲薪城門所鏁專加捉搦從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勑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耕有艱食之慮一婦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應諸道州府長吏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編民樂業仍倍撫綏

二年正月勑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職厥惟勤農令則東作聿興西成係望我有羣后政在養民苟不懈於行春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廉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汙萊之地竝作百墨游惰之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棲畒之謡眷倚之懐寤興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内勸課鄉縣百姓依時耕種栽接桑棗勿縱遊惰務在精勤

三年正月詔曰宜令三京及諸道州府委長吏指揮管

内人戸勉勤耕稼廣闢田疇勿使蒿萊有廢膏腴之地務添桑棗用資種養之方仍令常切撫綏不得輒加科役所貴野無曠土廬有環桑致穀帛以豐盈遂烝黎之蕃息

世宗顯德二年二月帝曰自古厚農實穀故家給人足近世以來俗尚輕巧若使耕稼者有利游惰者無歸則自然倉廩實衣食足澆浮之風當自息矣宜令遍示天下厚農桑薄伎巧優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輩以稱朕意

焉

二年八月詔課民種樹其上戸所種每歲須及百本其次降殺有差又令民每口種韭一畦以助其食

册府元龜卷七十